



## 漫步公益文化中心第四届副主席周玲芳回访《漫步》 与漫友们一起分享漫时光



### 简讯

**A** 9月7日,天峨南丹两县文学创作交流活动在天峨举行,并前往龙滩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开展文学采风活动。



**B** 9月18日,漫步公益文化中心召开迎新大会,共有70多位新成员加入《漫步》大家庭,开始文学追梦之旅。



**C** 10月7日,漫步公益文化中心成员前往拉号岩开展红色采风活动,缅怀革命先烈,寄托无限哀思,接受革命英雄主义教育。



▲《漫步》成员聆听当地符朝君老人讲述有关拉号岩革命先烈事迹。

▼《漫步》成员在认真阅读革命先烈的相关文字介绍。



### 域外

## 沉迷记

文 | 安宁

很多年以后,我依然记得自己站在一摞高高的红砖面前,努力地踮起脚尖,一只眼紧张地注视着正午村庄的大道上有无人经过,一只眼热烈地看着砖上那一本闪闪发亮的书,那是白话版的《聊斋志异》。我把那本书,悄悄地拿下来,做贼一样心虚地翻着,但是最终,我又将它放回了原地。那一年,我八岁,很少走出过村庄,除了语文教科书,父母再也无钱给我买多余的课外读物。

我一直热爱学习,尤其痴迷语文,跟我童年时书籍的匮乏有着很大的关系。我翻阅一切有字的纸张,挂面的包装纸,包油条的报纸,人家撕掉的书里的一页,甚至父亲借来的饲养家禽的书,我也读得兴趣盎然。而等到父母为养殖蘑菇,收购来一麻袋用来包装蘑菇菌的废纸的时候,我好像忽然拥有了一座流光溢彩的图书馆。于是当父母在偏房里一边忙碌一边畅想着蘑菇收成时候,我则一头扎进废纸堆里,从里面挑拣着那些稍微有文学气息的书。父亲有时还会停下手中的活计,随手拿起一本书来,考我认字。我是丝毫不怕这些的,父亲不知道,刚刚十岁的我,已经能依靠一本新华字典,将那些有朦胧爱恋的小说,读出一抹羞涩了。

几乎,每个学期的课本一发下来,我都会第一时间将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语文课本,先用报纸包上书皮,而后窝进太师椅里,一直看到天光昏暗,母亲大骂我没有将鸡赶进鸡窝,我才恍惚地抬起发酸的脖颈,看一眼院子里踩着黄昏的光,困倦地踱来踱去的鸡们,并有被天神一拳打回人间的失落与惆怅。

后来读的书,就多了起来。初中时有一位教授物理课的班主任,姓张,年轻,长了一张郭富城似的好看的脸。他是一位文学青年,喜欢读童话,也读《小说月报》。知道我痴迷写作,他常常将一摞书借我,还在班里念我写的那些类似于自言自语的小说。我记得当时在《小说月报》上读到过一篇题为《水土不服》的中篇小说,作者忘了,但其中那种荒凉、野蛮、魔幻的气息,却深深地震动着十四岁的我。好

像忽然间进入一个神秘的山洞,那里有我从未见过的珍奇异宝,它们闪烁着异域的光芒,吸引着来自偏僻乡村的我。文学的天空原来这样大放异彩,美奂绝伦,我仰头注视着这一片高远辽阔的天空,知道自己将会走得更远。

大学因为读外语系的缘故,读书大多集中在外国经典名著,比如《傲慢与偏见》《雾都孤儿》《简·爱》《呼啸山庄》《百年孤独》等等。每年寒假,我都会从学校图书馆借好多书回家,在呵气成冰的冬天,站在窗前,拢着手,沉浸在文学的奇妙世界。我的双脚常常冻得发麻,失去知觉,但我却浑然不知,偶尔跌一跤,抱一抱已经凉掉的水杯,便重新陷入书里去。一帘之隔的堂屋里,大人们正在热烈地聊着家长里短,或一年的收成,那声音时而高亢,时而低沉,犹如冬日的风,掠过厚厚的积雪,紧贴着窗户,蛇一样冷飕飕地钻进卧室,试图侵袭我早已麻木的身体。可是在那个冬日的黄昏,我只剩了一颗心,还是温暖的,跳动的,它与一本书,融化在一起。没有什么,能够阻挡我与一本书的亲密。

有一年夏日的傍晚,我无意中翻阅《聊斋志异》,被《绿衣女》这样一则只有六百多字的短篇小说深深地吸引。我犹记自己陷在沙发里,耳畔久久地萦绕着绿衣女“宛转滑烈,动耳摇心”的歌声。我知道此后我会长久地迷恋古典文学的世界,那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。我就是从《聊斋志异》开始,逆流而上,开始系统地阅读古人的诗意内心。从《山海经》中女人在山谷里洗十个月亮的浪漫,到《搜神记》里烟波浩渺之上的神鬼踪迹,从《笑林广记》中的琐碎日常,到《浮生六记》中的生离死别,再到《红楼梦》中的太虚幻境,我一路在这样古典的天地中沉迷,并愿永远地沉迷下去。

写作让我沉溺在奇幻的梦境之中,而读书,则让我趋向于单纯,孩子一样单纯、洁净,忘记这个尘世所有的喧哗与躁动,只剩一颗心,洗去尘埃,吐露芳华。

(节选自《小说月报》微信公众号,有删节)